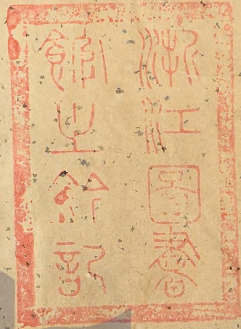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十一

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墓誌銘

崔銑

先大夫傳

羅洪先

大復何公墓誌銘

孟洋

何大復先生行狀

樊鵬

何先生傳

喬世寧

敬湖馬公墓誌銘

王九思

按察司副使文公墓誌銘

李君師文墓誌銘

顧璘

浙江圖書



瑯琊王世貞續編

按察司副使陳君墓誌銘

劉龍

廣東提學副使蕭公墓誌銘

薛應旂

白閣山人王壽夫墓誌銘

王九思

副使呂公墓誌銘

汪偉

按察司副使富公墓誌銘

徐階

按察司副使海樓李公墓誌銘

徐階

浙江圖書館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墓誌銘

安陽崔銑撰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
師焉己汝南何景朋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而
學者尊為尊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於冗散鄙勿驟
貴宮同為方雅簡默稍飭廉稜仲默恬淡溫孫不路才美云空
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
戶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
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閔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
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不平官府殊法一涉宦戚即尼不

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
驕恣之漸為掩義之害張侯辯懇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遂
令回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為梟梟已僅奪
俸三月上詔尚書劉大夏曰朕欲真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
渠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入闈道上燕遊閣部臺諫
協請誅之不克闈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同空子贊成奪
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
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
法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人姜達亦申瑾乃賢
空同子既釋係義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

得免辛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
學泣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宮同子非其釐
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間住要辭曰臨官不讓
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震之臣責過空同邪庶人方畜異圖
滅劫謀內省臭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有
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
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
九日卒年五十八配左氏子一技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紅
側室宋子三楚梁柱女一王一女技四子一夔二典三謨四維
女一其年月日塋太陽山左宜人附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着

詩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銘曰伊天閔之伊人嫉之專方者
礪固正則危隱約委蛇千河之湄大昌厥詞永式末思

浙江圖書館

先大夫傳

羅洪先撰

先按察府君諱循字遵善員外公仲子也為人魁碩廣額巨目
隆準方頤美鬚髯長尺餘吐聲如鍾性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
猥屑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
素貧常不能得師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最夜誦讀不輟同舍
生嫌其異已邀與觀里甯劇戲府君給曰我固畏夜行已而舍
外數有恠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十四五為文
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史李公勲許妻以女是
為李直人李公為新野訓導府君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

背誦書不遺一字試為文操筆立就李公喜曰鵲鳥豈直搏鼠
耶延二師為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曰可矣乃婚新野去漢中
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群從往來遂扁為諸生白河諸生聞有南
人至惧其壓已也黨惡少為誣訟府君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
得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遂不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
程書鷄鳴乃罷揚文襄公一清為督學僉事試府君驚曰此非
白河生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魁選他年
必為良吏也遂指日以戒諸子諸生慙曰今日乃為南人所屈
府君聞之是年引疾不復就鄉試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
春官不第揚公廷為其子師己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

登第者率假貸飾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時尚
書閣公珪侍郎白公昂皆精瀟家令諸士試閱獄日幾狀府君
時時持刑書就長官問所擬有所註讞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
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已而代長官署獄事莫不當法遂以刑
名聞於時辛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內外
訟獄號繁冗府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子起復
補工部都水司主事官徐州洪故事後夫輓上供及漕索漕舟
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為稟分懷墨者陰減其筭甚則指他
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
子而什五之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數後自甲乙持籌往已

事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三年聲譽大著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兵部以武庫為閒局有力者爭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為冢宰謁者踵至公曰吾以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部許公謂曰爾知所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媿競進者也已己署車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明逆瑾當權而

武皇帝好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故虞其變每夜偵伺防守嚴門柝堠鉦常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下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閔白始

行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為內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啓倖門糜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人為瑾爪牙府君罷其官事尚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敞膝行前曰郎中輩為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為敞免冠請曰幸無怒即更奏矣敞歸召府君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得免乎即濡筆覈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為奏上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

稍違意即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措冀自
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曙入部口囁囁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
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
多府君是時天下被瑾害盜賊蠱起而松江為甚辛未春有
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為冢宰故知府君乃為
屈常調擢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敞之後廩不餘粟藏不
餘錢解無完舍百務弛弛府君嘆曰尚是可以應緩急乎為之
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夙弊積贖金甌垣壁備弓弩明年巨
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
門自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為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

城也乃斧局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為旗幟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為疑兵府君自乘城鳴抱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鉦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朝廷遣四將軍將北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犒賞諸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令日晏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執寢者四十餘日須髮為白己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為守至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憚其方嚴不得騁其郡人貴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構騰謗文襄公不能辦復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縣殘破

尤甚府君一以寬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
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其詞以去於是獄無繫
繫御史驟見疑之比得實以為庶幾因因空虛之效上治行請
郡第一癸酉擢山東按察使副奉

敕整飾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府君行事令下不嚴而
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私敗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
無堅城壯軍邊其衝乃跡境內諸盜面校將士方畧必成擒所
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為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及力能舉重超乘
抵距者悉得應募既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試試有重賞於是
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

岸城有圯者乃益發其瑕墾鑿石為墊而崇原其墉乙亥以母
李氏憂歸北去積穀萬銀數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
既歸而代者掩為私囊於是武士解散引去戊寅起復補密雲
兵備密雲去京師百餘里異時

書

武皇帝出游日至其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橐鞬伏迎界上有所
幸即令前導趨馬行且跛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敲朴
為戲必入賄中官監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
中官監軍士者肆武斷朕削士卒困甚有警卒不可用府
君聞之嘆曰凡若此皆非我能堪也今願得之其命矣夫雖然
吾以憲臣奉璽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太監張信驕橫嘗密請敕得節制兵
備官為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
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
歲杜門以書詩課子當道人訪之門者託辭以謝即縣令多不
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
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豢魚或視春稻
食豨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槩散籌汗津津下不自止
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應曰我固農人不
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是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
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府君嘆曰吾亦頗有所為願今老矣

譬之棹舟已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於是巡撫江西
都御史陳洪謨上疏曰天之生才不數而才之際世甚難臣治
境內如憲使羅循貳秩憲司非不際世也然部檄且至益堅肥
遯之節循之自處得矣然用之未究其所長恐非天生才之意
也况其資稟淳雅理識精敏分曾司馬擅老練之才歷知名郡
著循良之譽近者居家一十餘年安貧守道素無干於有司善
行高風實可敦乎流俗年力未衰遽投田野揆之野無遺賢之
治似若未愜惟

聖明為惜才留意吏部以府君所辭甚力因不復強己丑長子
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為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徼祖

宗餘惠蒙

天子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免為完人以圖彌塞向者之言勿
留于耳令汝二三其心也始洪先會試時府君命得第後頃求
歸省以為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之日短故云云若此蓋府
君得洪先年甚遲其撫育又至艱也庚寅洪先得告府君教之
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見
客踧踖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又明年有詔覈諸
告者過期除名府君曰委質為臣不得顧其私矣汝可以小故
廢大義乎遂遣行癸巳四月三日府君以微疾卒于家前一日
手作蠅書遺洪先侃侃無眷戀之態卒之日方對客起便旋端

坐榻上而逝醫者走抱呼曰公竟往乎頷其首者三計與洪先
別七越月耳悲夫悲夫府君天性之厚非言可狀當壯時輕財
好施有俠士風至晚歲敝衣菲食矻矻勤生又若與寒士無異
蓋取之不妄故以儉用厚其節也然遇急難不復吝惜即分少
必以時廬家庭甚狎而長幼之序不少假借吊喪問疾未嘗不
先於人與鄉里寡合矣士人親交往來務接以禮而尤不忘故
舊卽魚一盃酒一注情意欵欵無樊畛也與人解爭斬然是非
不為兩可語置鈞距其中故雖忿怒評詈聞者往往心醉人之
忠佞狡直絲毫莫欺然不欲自炫以為明有相忤者絕口不叙
亦不欲向人發其陰私始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

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為中人養子事以
賄成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迂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其
次諸曹不能卒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
事年久且為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
然府君素有識量不以外物瑣瑣動心不獨此一二事爾也當
會試時身故貧一日忘其囊中屬褐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
色其人給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曰是
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端手識相辨
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
取何也府君曰吾失褐不甚損不然彼張惡名尚得為士人乎

唐始遜謝不及當倉卒之際曲為掩覆使形跡不露非素有輕
重於不至此瑾既專權喜授鄉里為羽翼更部尚書張綵通政
李憲皆府君同年舉于陝者也張相見輒為濕語相投李則願為
先容于瑾府君皆婉避之瑾敗綵伏誅憲且除名憲黨惴惴鼠
竄免禍府君載酒與別李伏地哭曰昔之仰我者無一人至公
不露鄙言乃復憐我公其公人乎蓋府君有完身之智而不矜
能有擇交之介而不違俗有鎮浮之節而不專譽有返古之朴
而不泥跡有容物之度而不示恩其年少時固已然矣始如白
河嘗從商賈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府君佯若不諭意促之
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脫走怒比舉鄉試出棧道郵

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強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媵
媵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荅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
起問之已為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亭長
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事較之
魯男希文何所軒輊府君乃屢遇而視易之豈非天性有所長
乎此雖甚難使遇小心畏禍人亦或有近似者當遠菴揚公冢
亭時援置門下士常若不及府君固其所甚愛而尊禮者武選
郎常資自可得卿貳而府君資又最深鎮江之行非揚公意所
及也一日大學士梁公儲李公遜學皆擇府君為鄉郡守計耶
遂以解爭奏既斷忽悟曰吾獨不為鄉郡計耶遂以解爭奏既

上始遣人相語既而悔曰年資若此不已屈耶雖然為政近民
莫如守令不得為令當為守於汝有殊益也於乎使府君稍計
利達必無鎮江之行使楊公欲為姑息亦無淮安之調徐州之
淹於乎此不可觀其微乎夫人大欲上焉者莫如名其次莫甚
於專利有能脫桎於此而從所好其於人何如哉洪先在侍時
府君常病其所持瑣瑣無高朗廓畧之行今遣府君二十餘年
年且五十餘矣妄意談學猶不足以承府君一言之教常恐奄
忽無以相見地下然後為之感然以悲雖然自非戚然於洪先
之悲者亦豈能深知府君平生也哉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大復何公墓誌銘

信陽孟洋撰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然今觀何子
修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
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知我我獨不知君已矣仲默茲為汝誌
矣何君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高祖泰山由羅田徙居信陽
生海海生鑑鑑以陰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曰信者封徵仕郎
中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
景揚安慶通判次景輝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度八
歲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臨洮守聞其奇召

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兄受尚書受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何君贈講矣之壬戌舉進士例該庶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獨弗與進士請歸娶張氏二年卒當是時閔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往造語合三子乃變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趨風秦漢矣甲子授中書舍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閘再娶唐縣王氏是歲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摧諸尊貴惡顧謙何君丁卯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

舉免諸在告者戊辰何君兑已巳梅溪公及李太孺人相繼卒
何君哀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
內閣經筵官時四方學士咸願知學士何君車馬填門巷卽元
老鉅卿止不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益謁何君題
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詔言時事詞義
剴切疏畱不下丁丑升吏部驗封司員外卽仍直內閣戊寅升
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提學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
堪漸久而安風習亦振初學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人又服
其能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然嘔血損六月棄官
歸會道暑益極抵家六日為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

孺人故有內疾號莫支越十七日亦暴斃而卒孺人幼喪父相者貴之人求婚毋輟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五十兩所在不齋方物疾且亟五孺人泣曰官貧諸兄女幼君即有不諱柰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諸者故嘗寡交與及訟衆莫能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鵬錢寧之黨也賻之官因結權士大夫君曰奚為汙吾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

知皆賻之歛成禮旋欲所賻棺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
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蟲蠹汗洽背不廢尔
年略去詞章常稱以為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
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矣惜哉及王孺人
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
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成化乙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夫
聘邳縣王氏叅政君女次立次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次馮氏
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合葬典術公墓側何君有
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行刻傳於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
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名不朽有女媿媿爰儷君子如琴如

瑟樂尔偕死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淒淒雲旂霧駕
遲遲鳳凰喈喈和鳴相隨瞻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魂攸藏用萬
事無疆

浙江圖書館

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樊鵬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為信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一名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為典術有陰德稱於鄉里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公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暘弘治戊午與先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後娶李夫人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者也先生生六歲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撻之不敢詬見群兒

逐戲即不同群八歲能文十三歲隨父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
洮守李公聞其竒召置門下甚愛幸為延師授春秋其師間出
它長兒皆譎笑履師座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覲嘆曰何兒
麟鳳也嘗盛衣冠束金呼入謂其夫人曰汝視子貴耶它日是
子貴奚啻予耶居三年父致仕貧不能還李公餽之車馬集諸
官相送郊亭上揚爵酌先生曰吾小友既歸改治書治書總九
月沁水李御史翰時往汝寧調陽諸生先生從其兄往試御
史讀其文曰竒才竒才吾未見山川何盛生此人也遂復如信
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先生卧應之人曰汝胡不喜曰吾
固知己何喜為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禿筭也諸王公

大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蔽弗得進草書
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呼為神童次年春試以文多奇字
覆省卷見除不第入太學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祭酒贈詩
諸生前未嘗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教
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遺犀象珍寶有熊太監
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目太監大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
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踰年還惟衣書一筐而已後值逆瑾用
事知以小臣不能奪諸大臣又多自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溪
公與李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不飲酒不彈琴
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多為瑾汙者不即彼大禍而

先生獨超然遠舉天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不高哉已用太
學士李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比地
李獻吉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先生獨上書
爭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
修天變將復作至詆曰義子某不當畜也其宦也不當寵也因
田中不出人為之寒心時是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古畫
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汙吾題爾留一年不與一字師御史
客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先生叱却曰吾友平生不苟愛
也豈以死汙之哉遂自金購之其勇於為義類如此先是京官
非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危行連蹇湮滯中書凡十餘

年始轉吏員外乃陞陝西提學副使陝西邊絕胡地緣邊數縣
路出胡舊時提學難之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即如此是棄
之矣竟往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至則登山投
祭文泉中涸吏大兩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大官家廟州神
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為也俱輒毀已大官家亦不敢
怨陝西屬所試諸生竒者悉取改學書院親自督教間出俸錢
贍所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為盛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勞得心
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至家甫日而卒 聖明初服先生乃不
永焉豈不命耶先生生而神明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
博物洽聞會理守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間怡怡如

如也交接雍雍如也取予進退斷斷如也自鵬侍側未嘗見喜
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讀書必至疲分以
為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
自守復絲毫弗苟受然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
豈可不謂清白君子者哉初 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
極矣先生首與北地李子一變而之三代而下文取諸左馬詩
許曹劉賞賦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茲千載一時
也嘗曰詩文有不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殊途百慮
而一致同歸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謝蘇此觀之先
生之所著可見矣先生通五經尤好易經其陰陽 醫卜天文

地理律呂曆數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定古樂
府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十九年八月日卒
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九初配張氏卒先贈孺人繼
配王氏封孺人後先生十六日亦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
又能敬每奉飲食必自為無所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
寢也及先生卒日痠痛哭環柩走曰吾歎死飯漿不吞口竟不
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真志畢矣孺人少先生二年生
子男三人長夫讀書能文聘歙縣王氏叅政公女也次立次登
長女聘袁氏子次聘馮氏子次聘張氏子皆幼今年十月七日
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元景暉謂鵬曰亡弟素慶子子狀之鵬

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先生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
學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
文望先生歸一講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篤鵬
與其姪何士門人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常理何足悲
但吾生多辛苦耳聲尚琅琅然鵬聞之先人云李夫人方娠時
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旱卒之日甫歛
大風雷雨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其有闕天地不偶然
者哉

浙

何先生傳

後裊喬世寧撰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為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為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幸賢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財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嘗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賢之歸則詩贈焉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

麟出世人驚觀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
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鄆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
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駁發齊名屢憤
時事尚義節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烏住學士為文自六朝
以後日益靡：散矣 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如宋矣
全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
漢魏盛唐于是 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
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為一代山斗云在中書
時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
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

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

潔

不妄交遊錢寧欲交謹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此名

畫無污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

生顧奴視遠之會 乾清宮災應言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

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 京

師推倖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謹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

受奚為受污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卻其棺後督學

閔中會鵬弟鸞鎮守閔中恃勢益橫諸叅隨者遇二司下下馬

先生執叅隨者撻于市責數之乃諸叅隨者始人人歛避矣先

生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大亨引正大義獻吉與

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

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
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
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閔中士氣
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
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為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
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
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
豈命數然邪抑詩文盡洩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
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

酒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
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即
以為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
麗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
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
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
歌十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
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
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人不
盡傳何及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蚤死不過悲夫

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令太史氏有攷焉



浙江圖書館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敲湖馬

公墓誌銘

王九思

九思交公四十年矣公自嘉靖壬午歸自山西每見九思必曰
死當銘我丙戌冬十一月公以太恭人棄養來吊步蹇損食矣
猶述在歛一二事曰可入志銘別去踰月乃遂不起蓋十二月
初四日去予走哭盡哀至是某年某月某日卜塋樂遊園先塋
九思為之辭曰痛哉公乎予果銘公墓矣公諱應祥字公順其
自謂曰敲湖山人其先山東高苑人也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
總旗扈秦王就國隸籍西安左衛乃遂為西安馬氏帖木生子
道原伏德而隱有子六人其第四子昇天資迥秀喜讀戰國祕

策旣乃棄去讀小學四書見于行晚年畏欲喜生嘗作書述志
具在墓碑語中昇生子倫貧直好義蓋古之遺德也配王氏生
公及次子應昌公自幼穎異授之書輒記弗忘成化弘治中為
咸寧縣學生授易旁及群籍不專記誦而妙契古人作為文章
秀麗竒特獨步一時督學浮梁戴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訝
其才金華潘先生賞其文蓋嘗策試三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
凜凜氣凌霄漢耳矣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
觀政戶部其年秋齎犒金甘肅有羨餘言者公叱去秋毫無所
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而是時又乏善令久
庶事一切頽廢租賦至數年不完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

人耳獨河內異邪乃加意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妄筭一人
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為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
完徭役均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今工部
侍郎何粹夫尚末知名公許以為聖賢之學台輔之器也先生
守懷慶而河內附郭縣也嘗召公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
呼之公禮益謙然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為各得其
道戊午春九思以庶吉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樂道之至
其廩吏縮首立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
公字予曰敬夫克吾志湏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耳當道
方有旌薦乃明年己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欲留其鞞

以去後之思公拒不可竟日乃始別去三年喪畢辛酉冬改任
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
爭地數尺乃起訟數歲連費十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
搖動禍福公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民有
據險不輸賦富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且死乃懼輸賦
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人者久不
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
首則兩是夜果兩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
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
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

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
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
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其吭耳于是縣中稱為神
明歌頌之今少保臯蘭彭先生故參政廣東何子敬相繼守郡
歲禮重公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舉薦之甲子冬北上
考績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起公賸饋一無所受學士
經生隱逸之尤以其德政播諸詩歌聯為巨軸附之行李具在
家傳不可勝書書之其大者併于河內比蹟循良俟觀風者采
焉正德丙寅春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勲主事丁卯調文選
是時權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

歸尚書許公勸留乃止己巳考績上上于是天子勅封其父倫
承德郎文選主事贈母王氏安人褒嘉之尋陞稽勲署員外郎
是時張尚質為尚書欲超拜公公不可張怒陞湖廣按察僉事
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公涖湖廣會當鄉試而湖山闊遠兼之
卑濕公且病且愈于是校定諸士不能徧歷或合數處群試之
塲屋事竣方施教約乃明年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為辭遂改督
屯河南然鑒別之情予奪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惜
之而言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母王氏之
喪歸癸酉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部見復官者不
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兵備陳睢在陳睢一年積贖罪米粟

千石及數百金儲府庫立之卷籍以為官需至於黜貪汙之吏
革濫稅之關威令赫然行矣乃乙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
河南聽用公浩然而歸而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公
督屯河南乃封君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葬無遺憾焉
豈非天祐之純 孝訖已卯喪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
粒負欠三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准即以給諸
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歎異共獎其賢庚辰夏以三
載考績告行其實托以西歸也既歸之明年辛巳擢山西按察
副使公尚堅臥親朋勸進至曰安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
新即位不敢虛負努力復行既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即上疏

乞休蓋自陳睢後嘗兩三疏不許至今乃今許之公先是買田
長安城東為歸耕之園築望秋之樓建獨笑之堂引濯纓之流
構弄月之亭竒葩異草珍果之植篔簹之林紛列襍布備由樂
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繼母杜氏
又卒既葬乃與朋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搜抉竒巧
不驚人不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多然類非世俗所能也至
其愛親友弟曲盡衷悃好賢疾邪擇交寡合通達治體學堪經
濟風流慷慨倏然物表蓋當世之英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
事十三年不得調既調即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
七月十九日壽六十九歲痛公乎竟若是已矣公配李氏繼徐

氏皆贈封為安人焉然皆無子置側室四人竟亦無子于是以
應昌之子平後于公公卒後二日而側室劉氏者燕人也乃自
經死殉公別有志又族子馱嘗父事公公亦愛之馱自誓與其
妻孥事徐安人終身以報于公也嗚呼亦于此可知公之化深
矣然平為咸寧縣學生授禮記有名是繼公志生有子女二人
子曰穆家而其女弟亦公夫婦育之嫁為長安縣學生楊宗輝
妻公于此亦可以無憾云平來送公世行且告葬夫公于九思
所以教愛之者一話一揖亦恐或愆况其大者乎情由兄弟義
兼師友知公宜莫如予又公命銘其敢辭第以筆路荒蕪不能
揄揚盛德為可愧也乃灑泣為之銘曰

英英鼓湖舉世好同而公則殊文以竒癖行卓而孤經國之材
世則我迂彼同而腴我殊而枯東苑歸畊其樂于吁嗟鼓湖
彼汙而腴我枯而愉清風灑然萬世之譽

浙江圖書

河南按察司副使文公墓誌銘

皓

文氏系出周文王支孫以謚為姓至宋文潞公裔徙絳州曲沃
太平安邑平陸各一派元季自絳徙吾邑遂為垣曲人祖諱普
昇好善尚義曾代上官死遇宥獲免號樂善居士識者知其後
必有昌大者父諱秀號儉齋封監察御史天順肆年貳月拾肆
日公生諱皓字孔暘伯兄閏仲兄昌公其季也張孺人娠時夢
近居西泉有龍飛入卧内長因別號西泉公天性穎悟茶歲解
詩文知孝弟講論語三省章即了大義授禮經於從兄昭十一
入鄉校十五補廩提學諸公咸稱為奇童自是累試為主司稱
賞聲聞冠晉陽諸邑美人皆期以早第為造物累寔成化甲辰

蝗旱人相食家益貧公晝則手書負薪以供甘旨宵則步月讀書不廢舉業迺遊藝于曲沃封丘師事進士姜公晝其學而歸乙卯鄉試以禮經亞魁丙辰春連登進士第觀冬部政朞月差營宣平王墓據制修理還鄉省親次年授山東平原知縣到官卽作諭民詩及民情利病條約敬神字民一本於誠學校尤切賞善罰惡一秉至公不數月政教大行士類咸就矩吏卒罔干法時有省祭官張氏更契誣人田前官累不能決公一訊卽判一總甲通姦孀婦因隣人娶其婦遂誣其人為盜公一訊總甲伏辜又有夜被放火公集同社人詰曰放火之人我旣知矣一人跪最後藏首變色訊之卽服自是盜息民益安矣有 皇親

張指揮散私債上司畏勢批追公拘收其契不與追理仍酷惡
佛老禁民不得飯僧道遊手不敢入己未春大旱蝗作公禱蝗
入他境時民謠有云平原縣衙門改作都察院縣後作具慶堂
迎儉齋君太孺人早夕供養庚申貳月丁太孺人艱哀歎骨立
上官矜其清苦令民贖公一無所受百姓老幼號泣攀送旣歸
喪塋如制服闋復除真定衡水知縣施政一如平原時一鄉人
宿隣家與其隣有隙夜擲磚房上告縣訊其鄉人即伏辜有刺
其首流血匿林中出誣其仇家公驗其刺痕乃反坐一新婦惡
其夫與隣人子通姦舅姑告縣訊莫得情公令吏隱空房中後
繫婦隣子默相語識吏出遂不能飾清河民成化時投獻德府

莊田千頃百姓累年奏辨咸懼親王莫荊公承委勘按實田歸
於民政聞比平原益著自是上官委署別群邑及修邊修河盤
糧番役者無虛日撫按交薦者五犒勞者十七所得采幣盡貯
庫公用民謠曰文爹清廉除來衡水不愛一錢甲子給由考最
賜勅進階文林郎父母繼母妻封贈如制次年擢月銓部行取
起部考上上除雲南道監察御史遇恩詔加儉齋御史服色正
德改元上耕籍田與錫宴於南郊拾月巡視東城條陳保障
地方便宜民情數事上可其面黃奏抵今張掛都亭遵行不
替及考最實授于時逆瑾竊柄群工側目差遼東清查邊儲凡
差回多賂瑾以免禍公清查無遺宿弊殆盡奏劾總鎮都布按

三司等官若干員一無所賂瑾遂啣之時有新城民孫恭持其
子為內侍阿附瑾以自縊子誣奏人李玉_扣死沉屍於河數閱
皆未明公往勘實止擬威逼瑾益啣以守正亦不能禍元日與
慶成宴冬月監試奉天殿伍月肅儀太廟皆禮成敬肅嘗
侍內外朝班封章彈劾者居多人咸以老成正真目之某月
差南京照刷文卷一兼至公諸司靡不稱服瑾方恨公陰遣人
伺察于南京亦無可訾繼聞儉齋君優哀毀幾滅生服衰復命
奏國公以下一千七百餘員奔喪如制瑾竟不能禍服闋起
復除河南道監察御史劾留都張家宰附逆瑾事時論稱快名
益重於西臺遂推掌本科不復外差伍月復上進君子退小人

以弭災異疏 上嘉納之侍講 經筵劾中官進茶遲慢不報

十月以計平流寇賜賞紵絲衣一襲白金伍兩疏辭不允復上
保民息盜以固國本事六條曰擇民牧惜民財禁民奢節民力
除民賊去民蠹時中官用事言多中傷遂留中不出凡掌三法
司例宜擢大理丞公以言不行懇乞外補銓部方遴才望老成
人治河道擢授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理河道公至汴勞心乃事
河夫五百里內者赴工修理五百里外者納銀買料遠民無奔
走之勞近民無追徵之苦法令畫一民不告勞工有成績運道
省城咸賴焉其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苛細置大梁道陳州民
兄弟五人讐殺姐夫於塲園搆訟里戚人衆數年不決公訊其

殺人夜各在何所其一人曰某五兄弟同飲某家公曰莫非適
謀殺人事乎遂驚服人稱神明魯山寇以白蓮教惑人衆剽掠
官民皆前人養成大禍公單車至境計擒王昭王靠山首惡百餘
棄市餘皆解散民繪像頌之當道恐事妨已遂隱其蹟不

上聞公竟不自伐其能署堂印帶提學清軍等事政迹不可殫
述三載宜考績撫按以河道缺人奏留弗果鎮守中官素需索
於河道公一不應又值鄉官請謁不行多造飛語巡河侍郎不
察遂經奏公以河道銀兩未明事下撫按檄二司吊查文卷皆
前官弊及報上公曰吾事白矣以直道見謗即受誣若此時
事可知矣亟上疏辭免弗允章舟上懇切獲旨准致仕比歸

子武卿等先於城北為園構亭鑿池植竹木花卉以待至則建
家廟於園東北月朔脩祀事睦族人仍以家廟及墳地數畝世
與族人共之名其園曰清樂亭時與門人子姪輩講課經史暇
則酌酒賞花登樓賦詩嘗塗遇鄉人民數人乘醉喧侮童僕欲
捶斥公呵止之翌日皆惶恐服謝人咸服其量嘉靖改元及上
獻陵徽號公二次奉 詔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居家二十年
起居若一日凡接人禮度一出於誠其待姻族恩禮至周鄉人
無老少識不識無遺忘者丙申夏夜公乘涼於清步橋方寐忽
見鬼侍數十張蓋設轎曰 上帝請公為龍王言畢即寤丁酉
元夜復夢 皇上詔已為 皇太子師乃告子姓曰吾今年其

已乎夏五月家人暨比舍人見火光熾於宅園二十一日疾革
命著 欽賜衣冠中堂端坐有頃終嗚呼始夢飛龍入而生終
夢為龍神而沒亦異事也距生時享壽七十有八門人因私謚
曰溫簡先生嗚呼公之篤信若樂正子力學若匡稚圭溫粹若
程明道宰邑若龔黃立朝若唐介勇退若錢若水獨樂若司馬
君實惜乎名位未底其極才德未究其用惠澤未溥施於天下
天胡豐其才而嗇其用哉夫溫尼父之一德也簡仲弓之可南
面也詩曰溫溫恭人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先生容人之
量待物之洪溫之法也學有本源政有體要簡之功也公謚之
溢美孰若私謚之稱情乎門人私謚為溫簡宜哉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師文墓誌銘

顧璘撰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師文按部
于定海暴卒踰旬訃至南京余往哭於其家仰天呼曰國之貞
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為御史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
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庶撲三十罷歸髀肉盡
銷不死瑾猶啣之踰年復撻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
庶撲五十囊舉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
乎瑾復誅廢者率起君獨以先擊刺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
十六年今上御極乃起之守饒甯遷今官遷已嗚呼君得氣

之貞會命之厄人將柩何訖君將葬墓且有銘余事也且金君
明卿列狀至乃序而銘之君諱熙師文其字也先世蘓人入國
朝始為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參議母王氏繼母趙氏俱恭
人君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於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任
為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既起守饒不以瘵而倦意所注錯準古
條格去官之日玩無竒石器無精瓷君子曰庶為御史居桑梓
之間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存訪
僅一往謝而已居歛虹橋側時輩稱曰歛虹先生亦况其負氣
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尚友集明農稿初娶羅氏贈孺人叅
議羅公仲祥女慧柔則既貴而歿生一女適明卿子昆繼娶王

氏封孺人無子以其弟默之子瑞為之後君生於天順乙酉某
月某日生三十一年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年甫六十爾壽也
夫耶墓在鳳西鄉李家庫祖塋之次銘曰

為龍為蛇

有烈者存

書匪氣斯幹

而道則根

靈光融融

視諸墓門

浙江圖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陳君墓誌銘

劉龍

君諱璧字德如別號龍泉居士先世有仕元為太谷令者因家焉遂世為太谷人父樸菴封君少事儒業後以親老寔於無資地弗果成性嚴毅少合義不苟取君生九歲讀孝經即能了句讀字意人皆異之謂樸菴曰子之志其伸于爾子乎別駕張至縣君隨社學師謁張熟視曰是兒當大有成就為白於督學憲臣得補邑庠生樸菴遊江湖或經歲不歸太孺人田督之手不釋卷母績子讀每共一燈夜分乃止太孺人雖處困約意度裕如亦以有子可教為足慰也年弱冠偕童師武生者歲考得

補廩餼固以讓武事雖未果其識量亦可徵已尋約周志屏居
鳳山下龍泉寺讀書遂大有造詣領鄉薦繼舉進士授行人司
司副屢使 宗藩俱有清譽以光王命考績書最進階徵仕郎
封父如其官母田為太孺人陞刑部員外郎轉郎中時逆瑾擅
權法官動遭譴謫頗尚深刻為迎合計君曰殺人以利已吾不
忍也畧不為變嘗審錄多所平反終亦無他遷陝藩叅議會漢
中鴟賊之亂督餉有功為總制彭公所薦錫銀牌彩幣勞之榆
林將臣王勛失機 朝廷遣官往按其狀時方以牽制故望事
久不決君為分守官請承委鞠之遂伏其辜衆相與嘆曰陳君
固西曹老法家也甘涼之警供億浩繁復以彭公請奉 勅督

餉兼治屯田水利事並舉無火徧廢一以實惠及人為主士卒
感之如慈父然時發內帑遣使臣與守將董耀事款以銀兌給
意圖侵尅君堅執曰戰士貧苦以糧為命此等舉措恐非朝
廷意吾當疏請乃可耳使者懼而從之聲一年內五被

旌舉轉湖藩按察副使整飭柳桂衡永諸路兵備未幾從巡撫
都御史秦公勦徭蠻卒致克捷撫定荆襄流民遠近安之巡按
御史薦於朝有公正廉約之語當時以為確論正德己卯丁
封君憂守制遂不復起惟以耕讀課子孫暇則引親故觴詠為
樂有司事一無所干益為鄉里重是年春偶疾家人請禱力止
之曰吾祿與壽不啻足矣禱復何求但當以公服歛我見先人

於地下為不愧耳喪用家禮毋作浮屠法賦詩一章有遊宦皆
成妄浮名總是空之句遂沒於正寢寔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也距其生天順庚辰八月五日春秋六十有七配楊氏繼趙
氏贈孺人再繼武氏封孺人子男四善揚出治道早夭時道充
邑庠生器宇偉然足繼君志趙出人道尚幼武出女三長適本
邑吳從惠次適祁縣庠生闡思賢實憲副君汝思之子次幼孫
男三肇業肇家女孫二十明年正月八日葬城南先塋之次時
道走京師持闈君汝思狀來乞銘予與闡及君同舉於鄉闈又
君懿親實以書連予故為之銘銘曰越在弘治惟兔紀年我實
與子並應賓賢厥後登科于羊于犬我則先叨子尋妙選時人

目子晉產之良官階屐遷孰往不減奉使 宗藩君命不辱其
在刑曹不寃於鞫軍門總餉于襄于夷流民撫定薦剡交馳宜
寃厥施懋賞與位乃以憂歸遂成高致宜脩厥筭以儀邦人乃
忽一疾曾弗旬士仰其風民懷其慶將百年千如其身在城
南之所山川萃精以裕爾後世有合名

浙江

圖



浙江圖書館

廣東提學副使蕭公墓表

薛應旂撰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
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
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為提學
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揚文恪公蕙為浙江鄉試考官
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
名四方寔先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
以言為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
督江彬貪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為國力剪

強藩封章慷慨天下相聞其風象非徒事聲容者比奉上命巡
山海諸閔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
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為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迺相掎剋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
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掎剋兵民疾苦
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
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啓視倉糧首礫居半且侵剋累鉅
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折簡為請
先生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
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

左調值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
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為悲者所搆先生
不辯唯䟽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
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
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為好
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雖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為
靜菴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
次第有說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廉靜方介終身未嘗媵侍
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

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
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夫受惜其不為公卿而先生之視
功名事業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
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
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子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謂
先生之化今傳後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已者因叙次
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
生藏於茲丘其封不滿數尺而閔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為
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為尚書檢差庶寮歛歎嗟嘆久之曰士失
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旣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

人笑近時於蕭子雞魏子才之為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
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
謂宰執可為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
唯提學不可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
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
先生而不敢為不善者此其為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
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浙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白閣山人王

壽夫墓誌銘

王九思

壽夫予弟九峯字也蓋嘗白謂白閣山人云先大夫中憲府君
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子四男子壽夫其少子也成化己亥六
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為保寧巴學教諭生壽夫教諭舍中是時
吾祖高年府君迎養于巴聞其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老恨不及
見也壽夫生十年而弘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携歸鄜杜里舍又
二年庚戌先大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符其年秋
予禮部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予受四書又二年受易及
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為文章詩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先大夫

遷教授南陽府壽夫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生受易又二年
戊午予以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南陽壽夫乃遂隨予歸
試闕中是時邃菴楊先生督學闕中極愛之命以儒士入試秋
闈乃不第復入南陽卒業文粹所明年己未乃隨先大夫丁外
艱歸虎谷王先生應韶嘗友張文粹文粹蓋嘗稱之至是來督
學闕中按鄆首問壽夫得其文大喜命為學第子官遂携入正學
書院與高陵呂仲木輩親授其業乃舉辛酉鄉試壬戌不第歸
乙丑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德丁卯予在翰林為檢
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乃明年戊辰舉仲木榜第二甲進士其
年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己巳監稅蘆溝橋木物其年

夏得實授監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諸關乃親蒞其地閱其險阻簡其行伍利其器物時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漁其下者箠戒之不巳則叅治之其主將才而廉若貪懦者舉劾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視事道中乃先大夫書告被疾例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辛未秋也明年壬申予亦罷壽州歸先大夫乃愈益病而癸酉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諸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強撓法掣肘不可逞壽夫蕩然一無所問旌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丁丑得代會滿三載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勅封焉而先大夫太恭人以予官

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處壽夫率同列諸君子前
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點視團營諸軍尋又點視城皇四門
又嘗攝他道事勤勞甚苦而年資又甚深咸以為得美陟矣乃
己卯秋稍遷金華知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俗清獄訟
裁省浮費興作善類鋤去姦惡而主之以誠持之以廉行之以
公終之以慎向書蘭溪章公既卒而家貧孤少為疏請月給米
二石其始至郡人或易之久乃漸服既去多思之者于是漁石
唐虞佐報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蓋嘗考
績三載吏部以為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者外例給誥于是贈
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亦恭封人云未幾擢

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頭閔諸處其年冬蒞代州會當
道遇非其礼有去志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蒞官
未及三月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為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寢
疾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十八日壽夫竟相繼而逝纔四
十八歲耳嗚呼痛哉仝氏生有三女子無嗣乃以第三兄九臯
之子澹嗣焉其女子長適督府經歷咸寧陳廷賜之子府學生
文奎次許聘知州興平劉廷信之子縣生珙次許聘秦府奉
祀咸寧邢有終之子童生冥側室生有一女子尚幼未聘其古
文詩存者無幾與奏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云其
孝友之行予所不逮也其交游亦衆然鮮有與之契者獨予于

凌敬不衰比其歸也乃或有時念予心甚訝之嗚呼痛哉孰意
其為玄變也病且殆乃顧予曰大兄銘我嗚呼壽夫吾其忍銘
汝也然汝之言弗言忘也乃位而為之銘也銘曰

其年嘉靖丁亥其月仲冬其日甲申予弟壽夫之塋從太恭人
于城北祖墳其墓在左既吉且倫子子孫孫尚有效于斯文

浙江

圖

副使呂公墓誌銘

官吏部左侍郎汪偉撰

公諱翀廣之永豐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任刑科給事中公以忠諫獲譴余賢親見之武廟即位踰年宦瑾盜國之柄擅威福以却制天下驅逐不附己者于時內閣劉公健謝公遷輔導孝宗皇帝致太平受顧命搨前朝野賴之同日罷去臺諫相顧莫敢先發君一夕草疏上之人服其敏及讀疏詞氣凱切事理明盡罔不感動有泣下者于是傳錄風行四方瑾銜之甚嗣是稍有論列者旣而留都臺諫皆有言瑾大怒矯詔皆逮至京并君下獄治妄言罪乃痛捶于廷槩除其名瑾伏誅乃起為雲

南按察司僉事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聽訟明決屢伸冤獄士
民稱訟西書僧奉

昔遊活佛所過有可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藉贏入者迨千
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

武宗皇帝訃報狎時司臬事謂茲等僧獲罪

先帝所過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救之或欲減其所索銀物縱之
出境卽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

旨俱逮至京遂正其罪灌縣江都大堰圯決淤蝕數十年軍民
受病卽奉勅往視䟽濬淤塞鑄鉄為梁以捍上流灌漑千萬
餘頃俱為沃壤蜀民大悅稱呂公堰天全六番賊寇淮茂等州

兵憲吳希由以失機待罪撫按檄州督軍士時聞賊有神術先
知故官兵未至輒逃去或潛伏要害竊發屢覆我軍州擇指揮
何定授以方畧刻期進兵遂獲渠魁餘黨悉平紀功申奉

詔賜內帑銀兩段足內閣楊公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勢殺人州
按其大罪拾數事抵於法楊以書請貸其死竟弗從嘉靖貳年
春齋表入

賀萬壽卒於途嘉靖貳拾年本縣祀入鄉賢祠

浙

浙
江
圖
書
館



浙 江 圖 書 館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富公墓誌銘

徐階

春山富公以正德庚午與予叔父谷陽府君同舉應天鄉試公
時年二十餘方面豐頤瑩如玉樹而意氣閑雅飄逸予以童子
從傍窺視之竊敬且慕焉後予稍長間以府君命侍諸先輩飲
公待予獨厚辛巳公舉進士拜工部主事擢木荆州閱二年予
亦遂幸忝竊又五年公以服闋改刑部會予免先少師喪復官
翰林益得從公游故於公習焉公才高其於為政初若不經意
而所措注詳練精密卒莫能易之初試於荆荆故利藪司推務
者徃徃遭怨謗以去公條所不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為奏

罷行之聲望蔚起自刑部郎中出知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裒
以為藉而事為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至環視不能有所乾
沒自重慶遷副使飭兵建昌鑿山堙塹起海塘堡為陸道數百
里以避瀘水之瘴先是建昌擁井鹽以餉兵其後鹽丁逃而兵
據有鹽井之利於是稅廢而餉存當事雖知其然然莫敢奪公
令利所當受餉與鹽稅相准費乃頓紓故時論者公以為通才
公又有定力於毀譽得失之際能無所動其心在刑部時侍御
南江馮君以論汪鉉下獄公爭以為無死法鉉銜之出守遠郡
公不怨由尤及道江漢下瞿塘歷巫峽峨眉青城諸山顧其笑曰
吾嘗數夢家萬山中茲豈偶然也在重慶時蜀王與都司劉永

昌許奏不法事若干事

詔遣給事中御史案之蜀既大藩而

劉又素兇狡二人以檄公或謂公勿往公不應至則一斷以法
僅十日獄具奏報可在建昌發屬吏之貪酷者其僚以為請弗
聽則說公巡按御史御史惑之會當大計天下吏公即棄其官
歸所過眺詠歌卷以遷至既抵家不治生產數出遊湖山經月
乃返返未月又買舟以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詠即獨處
亦未嘗不怡悅與人處未嘗不盡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
蓋公多讀書尤喜談神僊氏之說其所自得者深矣公諱好禮
字子超春山其號厥初洛陽人從宋南渡姑家華亭曾祖禎壽
官祖綱父洪洪以公貴封工部屯田司主贈副使母丁氏封太

安人贈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于文光祿寺監事次
于德于仁皆庠生蚤卒女三長適貴州提學副使莫如忠次適
監生張承祖又次適禮部郎中白啓常孫一可大郡庠生于文
出女二于德于仁出曾孫二俱幼公卒以嘉靖辛亥 月 日
距生成化丙午某月日享年六十六予既習與公游而公之卒
也命于文必請予銘予往時嘗語後進云士大夫子當以于文
孝謹為法及是于文來致其父命予不辭銘曰
有癘必舉有為必成惟材之弘外無役於形內無戚於心惟養
之深生也予知沒也予銘惟文永傳以慰幽冥

明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李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日章字尚綱

今天子紀元之歲與予同舉於鄉其明年同舉進士每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為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而超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時為於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於杯盃斯其為度也庶幾矣乎因自號曰海樓後三年拜刑部主事有巨璫謁公欲有所逮捕公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中貴人怒以危言恐公公終拒不聽遷員外郎郎中出知襄陽以才徙長沙

先是大為寇數千人屢招輒叛則其所焚掠益甚於前公曰
此我驕之耳遂身督兵往討縛其酋斬若于人降若于人事聞
賜白金文綺郡故喜訟稍抑之卽肆為詆誣太守往往貶法
以徇公獨不撓至其獄詞則先吏猶胥相環視莫能獨益一字
由是訟頓息能聲聞四方遷山東按察司副使

章聖皇太后拜宮南祔

顯陵當是時舟之先後行者以數百計吏之奔走執事者以數
千計公私之後遠近至者以數萬計公預籍其數而為法稜有
司令餉以人給夫以舟限俟於境者無後期出於途者無稽程
費大省而事集居踰年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

語謗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
公笑曰仕宦在行志耳志苟不行即列戾將相曾不足等海中
之一漚其聚與散交於吾前而吾目猶不屑一顧也矧足動吾
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為社日賦詩較奕徜徉林壑間見
嗜進者必指其口曰能吸盡滄海之波乎見戚於退者必撫其
背曰悲哉溺於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囊得百金作狎鷗亭於
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當其脫落塵鞅傲睨一世
真若所謂白鷗沒浩蕩可望而不可馴者然其憂世之志至老
不衰每見郡縣長吏為陳民所疾苦與政所宜興革其言侃侃
雖或致怨尤不顧也蓋公所謂空宇宙而超古今之度其發見

不同均之無所動如此嘉靖癸亥十二月二日公得疾卒于家
距生弘治丁巳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七於是子太學生豫亨
庠生升亨奉侍御南湖徐公狀來京師請銘予與公交友且厚
也不得辭公先世洛陽人從宋南渡居武林徙上海之王渡里
至魯祖德芳始家華亭德芳生晟晟生壽官枏枏生義烏訓導
震震生娶許氏生公以公貴封長沙知府而贈許恭人公二子
豫亨配董恭人出升亨側室夏出女三適太學生董光裕張允
言其受揚繼心聘孫男六茂承茂詔茂向茂賞茂對茂連女
三俱幼甲子十二月十六日豫亨兄弟實啓唐子渙董恭人之壙
以墓公云銘曰

猗達人之大觀兮納六合於其骨之中獨立乎海上之層樓兮
狎煙濤而睨蛟龍之宮窮萬變與百形兮超塵壚以遊太空嗟
有才而不竟於用兮又奄然以長終夫既齊得喪與毀譽兮宜
無繫於去留之蹤勒斯銘於幽墟兮庶後世其知公

浙江圖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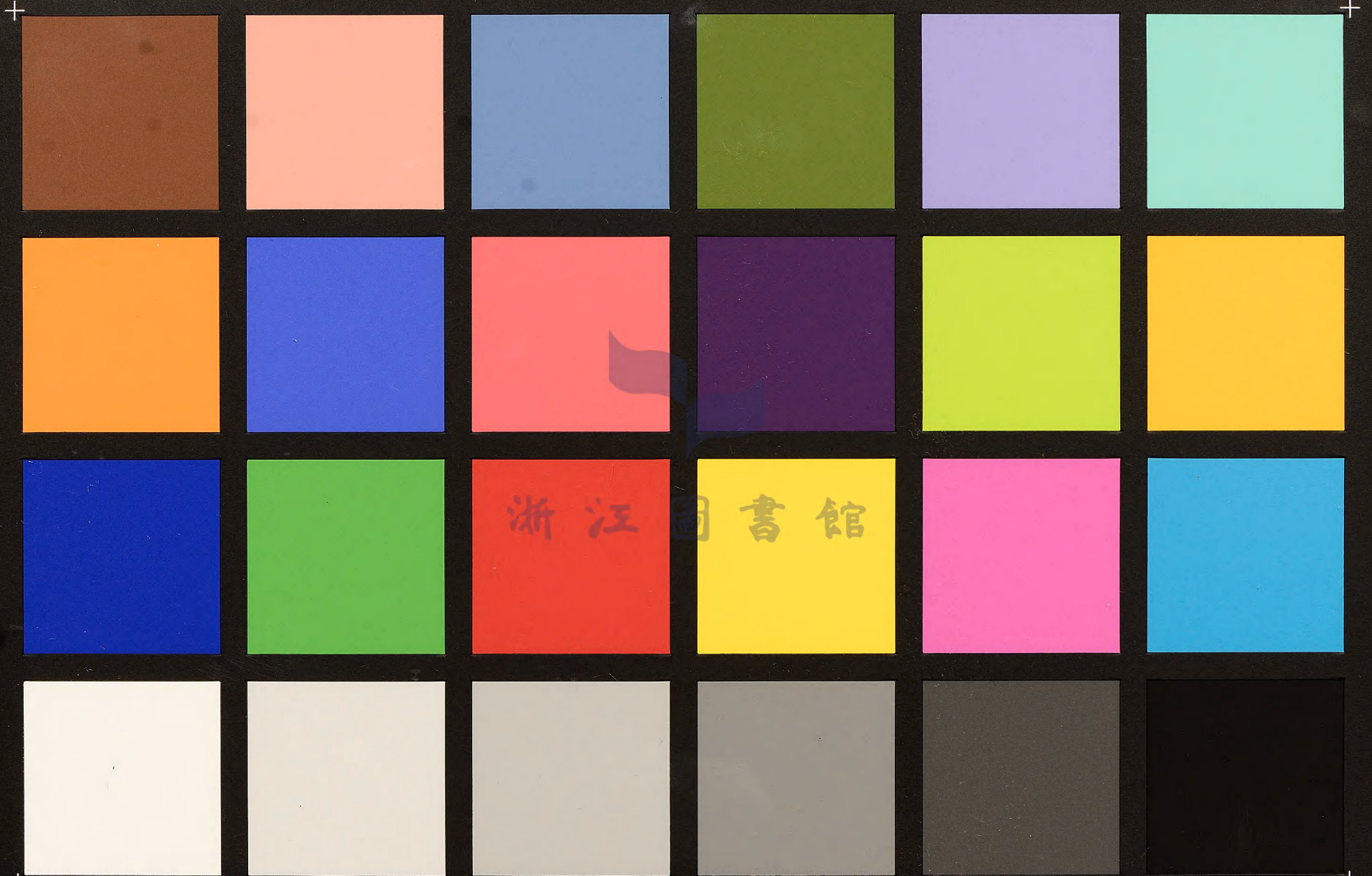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0667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